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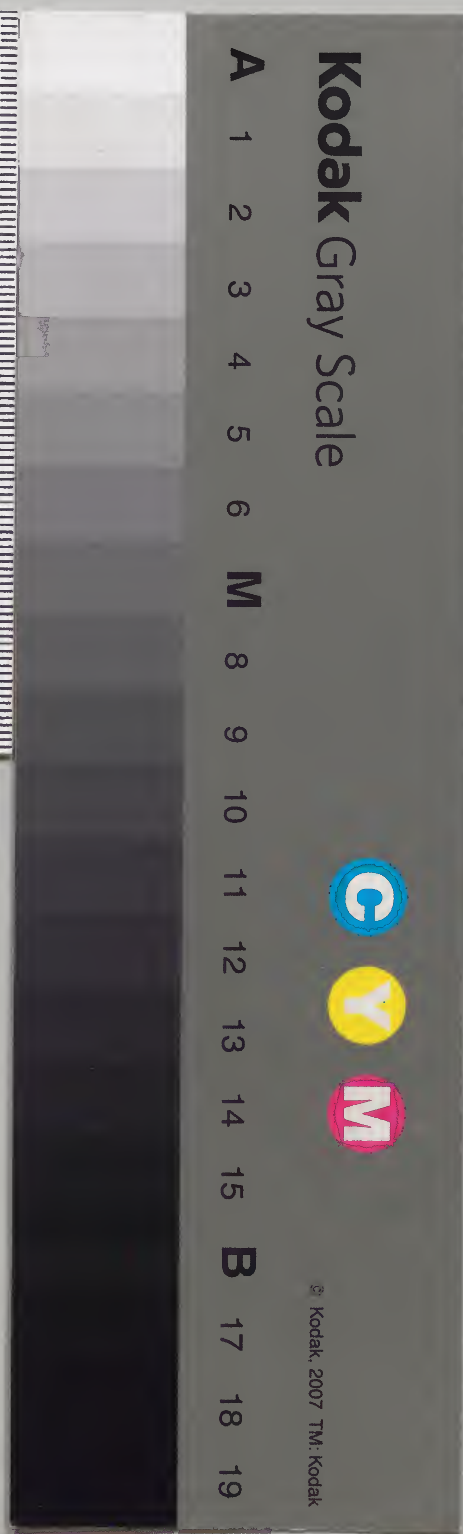
後漢書

第九本 志
 第七卷 祭祀上
 第八卷 祭祀中
 第九卷 祭祀下

漢書門類			
五〇二九	四二九	六〇八	六〇
函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五〇二九	六〇八	六〇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25
冊數	60	(9)
函號	280	3



後漢書志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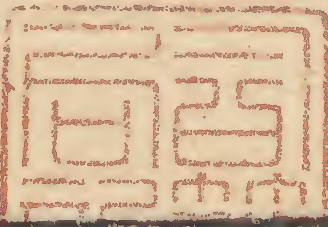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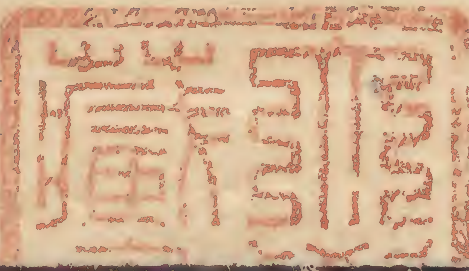
劉

淺草注補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
 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
 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
 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
 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
 志謝沈書曰祭祀志即邑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鄙之陽名曰行皇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

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

共犢餘牲尚約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

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祠地於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

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爾粟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

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則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群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

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

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當

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

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滄

汙泉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

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圓

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

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

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

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

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

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透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五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

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土望之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里望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右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土二百步限之
 其五更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
 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為周道士望

外徑六步九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禘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牽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右在北亦同席共牽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瞻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

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
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
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
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
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
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
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
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

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像紫
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
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
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齋合四百六十四
齋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齋合三百六十齋中
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
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
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
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壇也

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
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
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
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
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
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
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
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
傳曰臣聞營河雒以為民刻
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并由什一
以供國用三代之於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

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元之論是以
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
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
三十而取一政甲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
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
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論石稷
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本與
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
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
先俗群臣僉薦鯨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
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明當尊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
以解天下之感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
元年郊祭故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
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
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

下西向，緝帷帳，緝席，鉤命，次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

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各用犢一頭。

白帝黑帝各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

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案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

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神共用牛四頭，凡

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

翹育命舞中營西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

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

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醴既

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已地。

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辨

鬼神祗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

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

此圖天神人鬼地祗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

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

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繇

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神祭宗廟，序

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

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

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

功於天。張晏注云：天高不可及，於

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與近神靈也。項威注：日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

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外中于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外中

世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喜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群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群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九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字字者言孽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桓

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

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三

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

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灑涇雒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符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過泰山告太守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河

以上過故承認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即將

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

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

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

不_レ建_レ天_レ泰_レ山_レ巡_レ省_レ所_レ考_レ五_レ嶽_レ之_レ宗_レ故_レ有_レ事_レ將_レ
祀_レ之_レ先_レ即_レ其_レ漸_レ天_レ子_レ則_レ否_レ矣_レ泰_レ山_レ廟_レ在_レ博_レ縣_レ
風_レ俗_レ通_レ曰_レ博_レ縣_レ十_レ月_レ祀_レ岱_レ宗_レ名_レ曰_レ合_レ凍_レ十_レ二_レ
月_レ潤_レ凍_レ正_レ月_レ解_レ凍_レ太_レ守_レ繫_レ齋_レ親_レ自_レ執_レ事_レ作_レ脯_レ
廣_レ一_レ尺_レ長_レ五_レ寸_レ既_レ祀_レ訖_レ取_レ泰_レ山_レ君_レ夫_レ人_レ坐_レ前_レ
脯_レ三_レ十_レ胸_レ太_レ守_レ拜_レ章_レ縣_レ次_レ驛_レ馬_レ傳_レ送_レ雒_レ陽_レ
三_レ十_レ二_レ年_レ正_レ月_レ上_レ齋_レ夜_レ讀_レ河_レ圖_レ會_レ昌_レ符_レ曰_レ赤
劉_レ之_レ九_レ會_レ命_レ岱_レ宗_レ不_レ慎_レ克_レ用_レ何_レ益_レ於_レ承_レ誠_レ善_レ
用_レ之_レ茲_レ偽_レ不_レ萌_レ感_レ此_レ文_レ乃_レ詔_レ松_レ等_レ復_レ案_レ索_レ河
雒_レ讖_レ文_レ言_レ九_レ世_レ封_レ禪_レ事_レ者_レ松_レ等_レ列_レ奏_レ乃_レ許_レ焉
東觀書曰群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
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
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九三
十六事傳奏左惟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

嶽_レ之_レ正_レ禮_レ奉_レ圖_レ雒_レ之_レ明_レ文_レ以_レ和_レ靈_レ瑞_レ以_レ爲_レ兆_レ
民_レ上_レ曰_レ至_レ泰_レ山_レ乃_レ復_レ議_レ國_レ家_レ德_レ薄_レ災_レ異_レ仍_レ至_レ
圖_レ讖_レ蓋_レ如此_レ初_レ孝_レ武_レ帝_レ欲_レ求_レ神_レ仙_レ以_レ扶_レ方_レ者_レ言_レ黃
帝_レ由_レ封_レ禪_レ而_レ後_レ僊_レ於_レ是_レ欲_レ封_レ禪_レ封_レ禪_レ不_レ常_レ時_レ
人_レ莫_レ知_レ元_レ封_レ元_レ年_レ上_レ以_レ方_レ士_レ言_レ作_レ封_レ禪_レ器_レ以_レ
示_レ群_レ儒_レ多_レ言_レ不_レ合_レ於_レ古_レ於_レ是_レ罷_レ諸_レ儒_レ不_レ用_レ三
月_レ上_レ東_レ上_レ泰_レ山_レ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
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乃_レ上_レ石_レ立_レ之_レ泰_レ山_レ顛_レ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
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
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
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
蕃息天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
蕃_レ息_レ天_レ遂_レ東_レ巡_レ海_レ上_レ求_レ僊_レ人_レ無_レ所_レ見_レ而_レ還_レ四

凡封泰山

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

恐所施用

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

東觀書曰上至泰山

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亦漢九世大著明

考前後九三十一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

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

因父受命之列魏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

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

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

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

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

無感於高宗宜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

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

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

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子未小午巡

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

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

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上許

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

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

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

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

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

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

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

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

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圖壇上其
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
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
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
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
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
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
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
月盡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
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

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
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
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
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越石土宜
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
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王者遂書書秘
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
官馬第
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
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
百人治泰山道十白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
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

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
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
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
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
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維中小侯齋城外汶
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
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官郎官
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二枚狀博平
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
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
四維距右長丈二尺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
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
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
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道
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
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
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杭峯其為高也如視浮
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

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
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頂
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日輒為之明
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日以已至也問道中
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
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
雲中俯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
之下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
里賴其羊腸逶迤各日環道往往有組索可
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
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
磨骨揜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
一休稍疲咽膺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頓頓地
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
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
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
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
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

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
 步得比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
 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
 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右四面有闕鄉壇
 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
 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
 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
 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
 出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鳴時見日
 始欲出長三丈所發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
 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
 南有王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
 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
 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久乃舉足隨之
 北至天門下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
 夜人定矣

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

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

陰陽之交觸石層寸而合不崇朝而徧望秩

於山川孔安國書往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

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

神孔安國曰群神謂立陵墳遂覲東后從臣

太尉憲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

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

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
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
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亦漢
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
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
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
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
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
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

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
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
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
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
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
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
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
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
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騰顧

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
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
得居爾由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
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
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
律六律也度丈
尺量斗斛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
聘之禮范甯曰吉凶賓軍
嘉五王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
世子執纁公之
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
甯曰玄纁黃三帛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
也卿執羔大夫
執鴈一死雉也土
所執贊范甯曰摠謂上所
執之以為贊者也吏各

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
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
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愨皇帝
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
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
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
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
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
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

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
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
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
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
岱嶽之瑞也以二十一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
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
高三丈所燔燎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寢
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
諸公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少用輦輦者干寶周禮注曰對輦曰輦
事畢將

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
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
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
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
中觀休須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
史復上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臣以次陳後西
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尚書令奉
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
入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二千尚書令藏

至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

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
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
方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

色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命人立所刻石碑

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

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一小深谿高岸

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炸火止亦駱驛

步從觸擊大石石擊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

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

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

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

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

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蹶

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

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

百官爵事畢發暮宿奉高二十一日

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

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

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

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四月巳卯太

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

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復博奉高羸勿出元年祖芻橐以吉日刻玉

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

以特告至高廟尚書虞典曰歸太尉奉匱以

格于藝祖用特

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立
壺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立
壺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
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
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
取其向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
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
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絜誠殷
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
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大
有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
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
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
於其始取其所以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
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
開務之太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轉議斯事功

不弘濟不得勢髡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
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
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
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
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簡易其
禮尚質故籍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
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
若夫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志第七

張奭王鰲校正

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
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法八風四達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
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
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
八窓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
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
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
乃加瓦其上辟雍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
不忘古也辟雍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
以法天也雍者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
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
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
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
言外圓內方明德靈臺未用事禮天子靈臺
當圓行堂方也靈臺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
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變化觀因氣之可驗
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觀因氣之可驗

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
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
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陵
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
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太合樂射饗者
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
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象禮其祖以配上
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車屋周人曰
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
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
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
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
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
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
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
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
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
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
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面之學則曰
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
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室之義經曰
取郛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
廟茅屋昭其俟也夫德儉而有度外降有數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
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
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
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
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
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
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

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
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
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外歌
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
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
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
傳太初篇曰太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
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
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
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
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
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
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
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
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
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
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

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字與
賜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
焉文王世子篇曰九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
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
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
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九祭與
養老之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
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
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大
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
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
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
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
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
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
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作法天地德廣及
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

執首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
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
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
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相乎明堂所以教諸侯
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
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
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九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
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
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
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夫屋徑九丈陰陽九
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
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官以應辰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
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

左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二卿
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
四氣四周以水象四
遊王者之大禮也
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

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

紀袁宏記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
紀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

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
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

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
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

以為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

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表崧書曰行三十三年

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

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

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

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

右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

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

陛醜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

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

群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

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

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

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五帝坐位堂上

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

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

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

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

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

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

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

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

以下繅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

帝祝蟲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

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

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

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

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

命祀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

方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

里因金數也

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圜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獬豸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禮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統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赤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統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

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統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室階六等黑統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整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

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東觀書

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疢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_時於是乎祭之考文
 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_增諸神
 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_舉者為不敬今
 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_未盡_其議增修
 群祀宜享祀者以_祈豐年以_致嘉福以_蕃兆
 民詩不_云乎懷柔百神及_河喬嶽有_年載功
 不_私幸_豈嫌_焉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
 同辭其義一焉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
 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北辛未柴祭天地
 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_作汶
 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
 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

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群臣因行

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

祠禮畢命儒者論難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

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

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

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

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

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

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孟冬

初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

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祀奏曰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

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

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

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

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

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

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

上從郤詡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義自伏生

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

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

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

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

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

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

也所尊祭其祀有六理少牢于太昭祭時也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禋于六宗

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

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

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

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

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

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

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

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

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

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狹焉伏

與歆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

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
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一箕畢既屬於辰
風師兩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
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
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
宗者八非僅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
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
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
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
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
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
禮天也望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
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社稷五
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
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
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
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

皆是有一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
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
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
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
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玄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
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
之屬也如此則群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備修
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
禮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
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
造于禩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於祖禩用特
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禘于群神肆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
藝祖用特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
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

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禘而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群神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

郊祀右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冢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岳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外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擬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九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木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以為司中司命算異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

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
衆議未之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也太社
象之摠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按經句
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
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
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宜尼所許顯
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天
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
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
合五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味尋虞書而稱
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
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
可知也禮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
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
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帝表數中仰觀俯察
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
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
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

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
不同祀各歟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
王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
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禋燎祀司
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
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
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
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
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
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
於濯龍文蔚為壇飾淳金鉦器設華蓋之坐

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志第八

張璠 王鰲 校正

[Faded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next page.]

後漢書志第九

劉昭 注補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漢舊儀曰

故孝武廟古今注曰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

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

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

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

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

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

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明日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即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

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稍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牲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九臨祭宗廟皆爲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

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
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
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
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
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
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
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

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九昭

照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

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

禘之為言諦諦諷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

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

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

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

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

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

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

坐於高廟諸墜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帷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文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鉤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鉤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黍肉積於前數千斤各日帷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房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群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儼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監侍中以巾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會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合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肉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行禮平明上九危畢群臣皆拜因賜昨

皇帝出即更衣中詔嚴當從者奉承丁卯漢儀有淵聖御各帝祠恭懷皇右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特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鄉箕嘉薦普淖賦嗟豐本明采醪用薦耐事于恭懷皇后尚饗遐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爾景福俾爾民勿替光武皇帝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祭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

廟尊號曰世祖廟祭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義後嗣遵儉不後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初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

祀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
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各東平
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
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
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
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
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
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
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
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洽
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魏魏
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
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各宜曰大武之舞元
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
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機
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東夏湯
護周武無異不宜以多舞叶圖徵曰大樂心
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

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紳者一
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
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
之數十月孟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
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
後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
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
惟德回軀協同本支百世未保厥功詔書曰
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
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
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
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
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
書曰

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
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已終
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羨今迫遺詔誠不
起寢廟臣子悲結會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
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
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
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慮乃敢安之公
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
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太尉熹等奏禮祖有
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
顯宗四時禘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
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
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
舞今皆禘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
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
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
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
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

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
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
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
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
以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
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
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
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禘食世祖廟樂皆
如上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棟楹俯視
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
之所望於王也謝沉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
德皇右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
宜元祖禘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
張大雅曰昭我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右宜配孝
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帝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

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
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
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
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
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
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于
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
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
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

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
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
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
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
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
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
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盤乾則古欽奉鴻烈寬
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
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華陵損
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

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冲質帝皆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分祭之桓帝以河閒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閒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

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次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

西牆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畫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墀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畢禮也靈帝崩獻

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

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

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

袁宏書載邕議曰漢

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

茂盛為宗不毀孝宜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摠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太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祿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

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

日上餒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

所官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

日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

置韋賢傳末臣以聞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

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

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

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

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

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

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職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

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

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

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

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曰

五行之主也龍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

五行直一行之名取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

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

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為五祀社

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

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

土九州之土地官是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

五行土官之名耳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

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繫滌

也祭社有樂乎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

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

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

謂之受茅土漢興唯阜子封為王者得茅土

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

社也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

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盧植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

日謂無屋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

地故教民羨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雷其神

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雷古今注

日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

門內漢舊儀使者監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

祠南向立不拜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

月令章句曰稷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

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

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自夏以上祀以為稷

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

故廢柱祀棄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

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

故勾龍配食於社弃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

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

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不可一

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

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

又多故稷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

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

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

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竈云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郡縣置社稷太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

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或且以義曰前見建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與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不可已者也必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

而歸同乎難日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一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穀地參於天地金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而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擡出社稷以為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

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
 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饗
 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稷可
 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
 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
 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
 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豕所以用二牲者立
 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
 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
 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
 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
 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
 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
 者允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
 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
 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
 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
 庶無咎悔谷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

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
 祭也社禮今亡弁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
 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
 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駘
 其名稱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
 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
 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煩義也何爲
 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
 參字中之至尊者也而威下官之臣以爲土
 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按之禘郊之次俾守
 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
 偏頗其列在先主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作
 班同此之司徒於數居二級復令王者不同
 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適當若五卿之與
 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
 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
 爲禮之傳案經傳未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
 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題句龍爲

士配此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辨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篇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辨哉乃不謂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

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雷也韋昭曰古者尤居故名室中為中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

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

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右稷又配食星也

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

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

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

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

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

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戴之形象其功

也古今注曰元和二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

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

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迎春于東郭外僉

一童男ヲカクノ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

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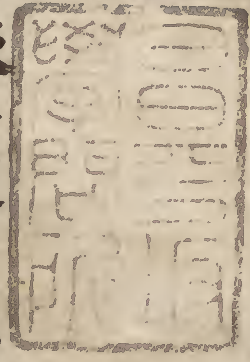
故已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主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殯器

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
 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且
 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
 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
 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
 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
 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
 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
 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
 昭告師天遷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

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
 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
 又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
 止滯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志第九

張 棗 同許 應斗 李 荆安 校正

